

張曉峯先生對敦煌學之啟導

潘重規

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曉峯張先生，以今年八月廿六日
逝世，士林銜悲，朝野震悼。先生懷經天緯地之文，抱
地平天成之略。疊遭國難，弘濟時艱。崇節大勳，固當光
昭史乘，譽流後昆。述德紀功，國史之職，非下士所能仰
贊。惟念本所敦煌學會之成立，敦煌學報之刊行，實賴
先生之啟導，始克有成。因敢略述先生早歲從事敦煌學
之經歷，及倡導敦煌學之苦心，以見先生之學，既極廣
大，復盡精微，上追前哲，下啟來茲，其精神與興學華岡
，固一貫無間也。

洵溯五十年前（自民國二十四年秋，至民國二十五年夏），先生以一年時間，旅行西北各省，並以蘭州為中心，往來五次。曾循河西走廊至敦煌，親探敦煌名室之遺跡，以其所得，發為文章，昭告當世。渡海來臺，於民國四十七年六月，邊疆歷史語文學會成立大會之際，先生致辭，即指出敦煌學之重要，其言曰：

中國邊疆問題之深入研究，至少已有一百年之歷史。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，內外多故，有志之士痛心，殫精竭慮，從事於邊徼四裔之學。邊徼即邊疆地區，四裔指毗連我國邊疆之亞洲諸國，與中國文化有深切關

係者，包括東洋（日、韓）、南洋、印度、中東、中亞、北亞諸地區。我國學者憑藉歷史上豐富之文獻，及東西洋諸國學者在亞洲大陸所作考古發掘，實地調查，與研究報告，疏通證明，取精用弘，故其貢獻宏多，遠邁前賢。即如敦煌學一端而論，專門著作，可勝枚舉？

民國五十一年，先生創辦中國文化學院。五十三年，設立敦煌學研究所。先生致辭，希望實現下列計劃：

一、敦煌文庫，

二、敦煌畫室，

三、敦煌展覽，

四、輯印敦煌叢書，

五、編印敦煌學報，

六、複印敦煌圖片。

其後，在民國七十年出版之中國之文化復興序文中，先

生特別指出：

中國文化大學國文研究所，有兩個特色：一是敦煌學

，一是紅樓夢的研究。在清季敦煌千佛洞石室所發現

的唐人寫卷中，保存了不少千餘年來未為人知的俗文

學材料，即民間通俗文學。其中變文是唐代盛行的一

種講唱文學。大體上採取散文和韻文相間的格式，是一種有說有唱的文體。俗文學往，是正統文學的源頭，唐代俗文學是宋詞的起源，平話的先承，諸宮調的來歷等，都一一獲得肯定。至於紅樓夢的出現，增添了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燦爛無比的光輝。從來沒有一部小說能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，如今已成為世界文學中的顯學，開創了國際紅學研究盛會。

先生又在文化學院人文研究委員會致辭云：

華岡的人文研究，尚可出版教授著作的專書或專刊，例如中文研究所的敦煌學叢刊，史學研究所的漢簡叢

刊等。

由於先生之倡導輔掖，中文研究所師生乃成立學會，僉俛從事，出其歷年研究所得，並廣攬海內外碩學著作，首創敦煌學雜誌，為國際敦煌學之先驅。追溯其源，皆由先生倡導及治學精神感召所致。四十年前，予右任先生有敦煌學已名天下，中國學人知不知之歎（敦煌雜誌），而先生更在五十年前，即親訪敦煌，從事敦煌學之研究。試檢民國二十五年，先生發表於國風月刊之西北旅行記，其中有關發古地理學專家之佚著者，如西北旅行記五云：

賈耽之地理學，不特有唐一代之冠冕，亦為中國固有

地圖學之最高成績。其所著地理之書，列表如左

書名	卷數	成書之年	備註
關中隨石圖錄	六卷	貞元十四年	諸州諸軍須論里數入額，諸山諸水須行首尾源流，圖上不可備書，另撰別錄以資記注。圖與錄均已佚。
吐蕃黃河錄	四卷	貞元十四年	時當天寶亂後，邊防空虛，關右之地淪於吐蕃，黃河上流遂為異域。此書已佚。
海內華夷圖	一卷	貞元十七年	原圖已佚，今長安碑林之華夷圖傳其大略。
古今鄧國縣道四夷述	四十卷	貞元十七年	原書已佚，今長安碑林之禹跡圖殆傳其圖之大略。
貞元十道錄	四卷	貞元十八年	已佚，近年敦煌石室發現殘卷。
皇華四遠記	二十卷		已佚，近時吳慶坻整理吳承志本係考證新唐書地理志卷末賈耽記之作，標題曰唐賈耽記邊州入四夷道里考實，(註三)謂殆即皇華四遠記之文。

貞元十道錄一書，以天下諸州分隸十道，縣距州，州

距兩都，皆詳其道里之數與其四鄙所抵，廢置升降，

皆備於編。權德輿貞元十道錄序云：公之意豈徒洽聞

廣記以學名家而已哉！蓋體國遠馭，不出戶而知天下

，親百姓，撫四夷，真宰相之事也。新唐書地理志附
書賈耽所記自邊州入四夷之道里，凡通譯於鴻臚者畢
記之，其中如通渤海王都之里程，與現時所知鴨綠松
花兩江流域之交通路線相較，猶鑿鑿可據而切於實用
，權氏所稱自非溢美之辭。近年法國伯希和氏(P. Pelliot)
在敦煌石室發見貞元十道志殘卷十六行，存劍南道十
二州，每州之下記所管縣名土貢及距兩京道里與縣距
州之里數，此雖僅存片紙，仍當寶之如球圖矣！
有介紹古殊域紀行之殘卷者，如西北旅行記云：
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百，有慧超往五天竺國傳音義，

知其人為西行求法且有著書者，但其書隋唐志皆不著錄。蓋佚久矣。近年敦煌石室寫經出土，忽發現其殘卷，實學界一快事也。此卷首尾殘缺，楮紙寫本，每行自二十七字至三十字不等，記周遊五天竺行程及國土宗教物產民風。初不知其書名及作者姓氏。法人伯希和君謂上述慧琳之書，載慧超往五天竺國傳，當即此書。羅振玉君就音義所載，證以此卷，其合者十餘條，其次第亦一一脗合，知果為慧超傳也。慧超，新羅人，發足不詳何年，西行似取陸路，歷五天竺度葱嶺經疏勒而還抵安西（今庫車），時在玄宗開元十五年（七

二七)十一月上旬。書中記述不能如西域記之詳贍，可資考證者尚不少。古殊域紀行之書，惟存法顯傳及西域記，宋雲行記，僅洛陽伽藍記所載數十行，其隋唐兩志所載智猛法盛等十餘家之書，放佚殆盡，此書晚出，得與法顯宋雲諸書並傳，亦幸事矣！日人藤田豐八君曾為此書作箋釋，錢稻孫君復取藤田本校印之，以廣流傳。慧超為不空入室弟子，有名當世。有討論唐代藝術者，如西北旅行記六云：

唐代藝術為中國藝術史上之黃金時代，承秦漢六朝遺風，以漢族固有之基礎，加入印度傳來之希臘佛教（

Yacco Rudolfs)之影響，而臻於圓滿成熟之境。在畫塑方面，國人尚較注意，吳道子、閻氏兄弟、大小李將軍、楊惠之等之作品及其特徵，世多知之。惟建築一道，素不列於文藝一門，士大夫所不道，殊為可惜。余在京時，嘗讀梁思成君論唐代建築一文，於唐式佛寺與宮殿之建築，略窺大概。按唐代建築物除少數碑塔外，皆已蕩為灰燼，惟有長安南郊之大小雁塔，尊嚴秀麗，巋然獨存；但塔下之寺係明代重修，而非唐代遺構。梁君研究唐代建築之資料，除文獻方面外，僅賴於敦煌壁畫，凡宮殿佛寺及平民住宅，均有準確

而詳細之圖畫(參觀千佛洞壁畫二幅)，於當時建築之大概情形，得一覽無遺，實為中國藝術史之精華。敦煌壁畫多為中唐晚唐之遺跡，梁君以此與長安文雁塔門楣石上雕畫相比較，此類材料雖遜於實例遺物，但有時勝於史傳記載，若更與日本現存幾處唐代佛殿比較，即知多有相同之處。余既訪長安之雁塔，復親觀敦煌之畫壁，得以稍慰積年之渴望焉。

有詳考景教、祆教、摩尼教傳入中國之實況者，如西北旅行記五云：

吾人既於阜昌圖石，窺見唐代學術之一斑，試更就大

秦景教流行中國碑，而重溫唐代宗教史之殘夢。法人伯希和君述唐代三大外教之來源有云：當西歷第七世紀以前，中國數百年間罹分崩之禍，至第七世紀而唐太宗起而統一之，前此東西交通之路因亂梗塞者，至此復開。於是三大外教相踵而入中國，即景教、摩尼教、祆教是也。景教入中國情形具於長安之唐景教流行中國碑。此碑以漢文敘利亞文記之。碑記六三五年景教之僧阿羅本始來長安，并述此後百五十年間彼教之事。祆教與摩尼教與景教同時入中國，此二教實伊蘭民族之宗教也。祆教即中國所謂火祆教，乃波斯之

古代國教，其於遠東傳道亘二百年，隋唐時特設薩寶府一官以掌之。薩寶回紇文 Sarpas 之譯音。摩尼教乃西歷第三世紀波斯人摩尼 (Mani) 所創，此教雖生於伊蘭高原，然始為祆教所驅逐，繼為回教徒所迫害，乃去其祖國，於西歷第七世紀逃於遠東，保其殘喘，至第八世紀，遂使一稱雄東亞之突厥種族全奉摩尼教，此種族即回紇（一作回鶻）是也。當是時，唐室漸衰，外有吐蕃與之抗衡，內則變亂相繼，於是回紇族日以強大，動則干涉中國之內政，晚唐君臣相闚，恆視回紇可汗之向背以為勝負，此時摩尼教徒竟籠絡回紇之王公人

民盡奉其教，其手腕誠有可驚者。摩尼教實回紇之國教，此事中國之正史，和林之斷碑與阿刺伯之史料，其說全同。摩尼教之流行中國，既恃回紇為護符，至唐武宗會昌三年（八四三），回紇帝國瓦解，遂禁斷摩尼教。先後而至之祆景兩教亦受其累。又唐武宗志學神仙，信道士之言，拆毀佛寺，祆教景教同遭劫運。以此二種原因，基督教傳佈中國第一期之歷史於是告終。

唐景教(Nestorianism)乃基督舊教之聶斯托爾派，而非羅馬派(即天主教)，近今東西學者久有定評。蓋以論乎地，則景派自波斯傳入，而羅馬派來自歐洲；以論

乎時，則景派傳自唐朝，而羅馬派元時始至。景教創始於五世紀上半葉，其教祖為敘利亞(Syria)人聶斯托爾(Nestorius)。當西歷三八〇年(東晉孝武帝太元五年)創論耶穌為神聖之器，而以耶穌之母瑪利不當崇稱神母。時神母之說方昌，聶氏觸犯眾怒，大受排斥。四三一年(宋文帝元嘉八年)，禁其傳道，出奔波斯。逾四年死。由是聶派由波斯逐漸而東以至中國。唐太宗貞觀九年(六三九)，景教大德阿羅本(Alopen)始來長安，蓋隨于闐侍子入朝，太宗使宰臣房玄齡迎之。後三年，於義寧坊勅建景寺一所，並度僧二十一人。高宗於諸州

各置景寺。景字由來，則以西文原音弗諧於口，乃取新約光照之義，命名曰景。景又訓大，可謂善於定名。又其初祇教景教混稱為波斯寺或波斯胡寺。大秦蓋為玄宗天寶四年（七四五）以後之稱。景教入中國後，即著手繙譯經典，伯希和君於敦煌石室發現一小卷，題曰景教三威蒙度讚，此於西歷第七世紀譯為漢文。經末所附景教經目，尤貴重之材料也。景教以六三五年入中國，迄八四五年禁斷，流行唐代凡二百年。晚唐迄宋，其教似已絕迹於中國。逮蒙古入主中國，始又隨之以至，而以也里可溫自號，也里可溫者，元時

基督教之通稱也。馬哥字羅遊記謂中國人對於基督教之派別未嘗分析，故凡屬基督教者統稱為十字教，禮堂則統稱為十字寺。也里可溫（Orchont）即景教碑之阿羅訶，皆基督信徒之意。

觀上所舉，知敦煌學在中國晦盲否塞之際，先生已大事發揚。數十年來，羣力策進，敦煌學已成為海內外之顯學。吾人倘能秉承先生啟導之苦心，努力耕耘，月將日就，則流散已久之敦煌學，亦終將回歸於華岡華學之中，此固先生之遺志遺訓，所當念茲在茲，僮俛以從事者也。